

遜清帝師羣相

張 或 弛

毓慶宮權充御書房

遵照清室舊例，無分皇帝皇子，一概六歲啓蒙，此所以，溥儀六歲，開始讀書。老師由隆裕太后選定，再命欽天監揀定開學吉日良辰，規定每天讀書時間上午八時到十二時。書房先在中南海瀛台補桐書屋，後來移到紫禁城齋宮右側的毓慶宮，那裏正是光緒帝幼時唸書處。毓慶宮院子很小，房子也不大，夾在兩排又矮又小的配房之間。裏面隔成許多小間，只有西邊較大的兩敞間用做書房，書房的佈置很簡單：南窗下是一張長條匠，上面陳設帽筒、花瓶等等。靠西牆是一溜匠。開始時溥儀唸書是在匠上，匠桌就是書桌，後來移到地上，八仙桌代替了匠桌。靠北板壁擺着兩張桌子，放書籍文具，靠東板壁則是一排椅子、茶几。

每天早上，溥儀由太監簇擁到毓慶宮後，開口說一聲「叫」字，太監們就一個個的傳喚老師及侍讀同學。溥儀的老師如下：

漢文教師：禮部侍郎陳寶琛，二十歲即點翰林，三十歲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福建才子。

大學士陸潤庠，清末蘇州狀元。

少年翰林朱益藩。辭章學家梁鼎芬，在光緒宣統年間譽滿天下，也是著名的翰林公。

文學家徐坊。

滿文教師：伊克坦滿漢兩榜進士出身。

英文教師：莊士頓。

溥儀的同學只有三個；毓崇，陪他讀漢文的溥傑，陪他讀英文的溥佳。

老師到毓慶宮後，仍以老師身份見溥儀，因此只對溥儀挺一挺身，楞一楞神，就算是行過見面禮了。

同學則以君臣之禮覲見，他們要跪地請安，行完禮後，由侍立一旁的太監接過老師的官帽，必恭必敬的放在帽筒上，然後魚貫退出，於是正式開始授課。

小皇帝主要讀的課本是十三經，另加輔助教材「大學衍義」、「朱子家訓」、「訓格言」、「聖諭廣訓」、「御批通鑑輯覽」、「聖武記」、「大清開國方略」等。十四歲起唸英文，除英語讀本外，還唸「愛麗思漫遊奇境記」和英文本的「四書」。

讀書方法是依舊中國傳統，讀幾遍解一遍，每一新課先由老師領頭唸，學生隨聲朗誦，然後

再由學生覆唸七、八遍，老師再講解一遍就算把新課教完，接着是溫習舊書，學生們齊聲背誦然後是對「對子」，老師出上聯，學生對下聯；或由老師出題目叫學生作詩；再後就是老師講幾頁「御批通鑑輯覽」或是大學衍義；末了是寫大楷，從照描、跳格到臨帖。這就便是一天的功課。

上述課程，大約由兩位老師分別担任，中間有休息時間，休息時進糕點水果中午散課時，老師和學生們還在宮中吃一頓午飯，再各自回家。

爲了讓小皇帝養成唸書習慣，特地規定了兩項辦法；其一是當溥儀到隆裕太后面前請安時，便要把頭一天唸的書從頭再唸一遍。二則在每天起床時，總管太監站在溥儀寢宮外，高聲的將頭一天的課唸出來。

溥儀九歲時開始有伴讀學生，這些皇帝的同學，可以按月拿八十兩銀子，「賞紫禁城騎馬」三位同學是溥傑（溥儀的兄弟）、毓崇（溥倫的兒子伴讀漢文）、溥佳（溥儀七叔載濤的兒子，伴讀英文）。伴讀的人皇帝同學還有一種榮譽，是即代皇帝受責罰，但只限於讀書的時候。因此，最倒霉的要算毓崇，因爲他功課較差，而溥傑則在家中另有老師教讀，所以功課很好。自從有了

件讀同學後，溥儀在書房中就能坐得住了，功課也比較有進步，而師傅們也有了規戒的方法。有一次溥儀蹦蹦跳跳的走進書房，陳寶琛就向本來坐得很規矩的毓崇說：『看你何其輕佻！』溥儀的學業中最糟的是滿文，學了多少年只學了一個字，那便是滿族大臣覲見皇帝說過請安的話後，皇帝必須用滿語叫他們起立——一聲「伊立」！

少年時代的溥儀也曾有過寫作慾，編了一些傳奇，並且加上插圖，自編自讀，還曾化名向報刊投過稿，可惜編者都不知道這是中國末代皇帝的大作。有一次他以鄧炯麟筆名抄了明朝詩人作品投寄到一家小報，居然還登了出來。

厚賜重賞御筆美諡

陸潤庠，江蘇元和人，任過大學士，教溥儀不到一年便去世。教滿文的伊克坦則是滿族正白旗人，滿文翻譯進士出身，教了溥儀九年多滿文。和陸、伊同來的陳寶琛是福建閩縣人，慈禧當政時任過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是和溥儀相處最久的師傅。陸死後添上教漢文的徐坊，任過國子丞。南書房翰林朱益藩和在光緒陵前植松而出名的梁鼎芬。對溥儀影響最大的師傅先為陳寶琛，其次是後來教英文的英國師傅莊士敦。陳在福建有才子之名，同治進士，二十歲點翰林，入閣後以敢於上諫慈禧聞名於世，與張之洞等有清流黨之稱。他不像張之洞那般能隨風轉舵，光緒十七年被藉口雲洋事務沒有辦好，降官五級，從此回家賦閑一連三十年沒有出來。直到辛亥前夕才被

起用，原放山西巡撫，未到任，就被留下做溥儀的師傅。從此沒再離開溥儀，一直到溥儀去東北為止。在溥儀身邊的遺老之中，他是最稱穩健謹慎的一位。當時在溥儀的眼中，他是最忠實於他、最忠實於『大清』的。在溥儀感到他的謹慎已經妨礙了他之前，他是他唯一的智囊。

『有王雖小而元子哉！』這是陳師傅常微笑着對溥儀歎的話。他笑的時候，眼睛在老光鏡片後面眯成一道線，一隻手慢慢的捋着雪白稀疏的鬍子。更令溥儀感興趣的是他的閑談。溥儀年紀大些以後，差不多每天早晨，總要聽他講一些有關民國的新聞，像南北不和，督軍火併，府院交惡，都是他的話題。說完這些，少不得再用另一種聲調，追述一下『同光中興、康乾盛世』。他特別喜歡說他當年敢於進諫慈禧的往事。每當他提到為民國做官的那些舊臣，他總是忿忿然的。像徐世昌、趙爾巽這些人，他認為都應該列入貳臣傳。在他嘴裏，革命、民國、共和，都是一切災難的根源。和這些字眼有關的人物，都是和盜賊並列的。『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這是他對一切不順眼的總結論。他在感歎之餘，給溥儀講了臥薪嚐胆的故事，講了『遵時養晦』的道理。他在講過時局之後，常常如此議論：『民國不過幾年，早已天怒人怨，國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澤，人心思清，終必天與人歸。』

朱益藩教書的時候不大說閑話，好像總有些

精神不振的樣子，後來才知道他愛打牌，一打一個通宵，所以睡眠有點不足。他會看病，溥儀生病有時是請他把脈的。梁鼎芬很愛說話，他與陳

寶琛不同之處，是說到他自己的地方要多些。有

一個故事溥儀就聽他說過好幾遍，他在光緒死後，曾發誓要在光緒陵前結廬守陵，以終晚年。故事就發生在他守陵的時候，有一天夜裏，他在燈下讀着史書，忽然院子裏跳下一個彪形大漢，手持一把雪亮的匕首，闖進屋裏。他面不改色地問道：『壯士何來？可是要取梁某的首級？』那位不速之客被他感動了，下不得手。梁鼎芬却放下書來，慨然引頸的道：『我梁某能死於先帝陵前，於願足矣！』那人終於放下匕首，雙膝跪倒，自稱是受袁世凱命行刺的，勸他從速離去，免生不測。他泰然謝絕勸告表示決不怕死。這故事使溥儀聽了頗受感動。溥儀還看見過他在崇陵照的一張像片，穿着滿清朝服，身邊有一株松苗。後來陳寶琛題過一首詩：『著天回日手何如？冠帶臨風自把鋤，不見松青必不死，固應藏魂傍山廬。』他怎麼把終老於陵旁的誓願改為『不見松青心不死』，又怎麼不等松青就進城來，溥儀却始終沒弄明白。

溥儀過去曾一度認為他的師傅們書生氣太濃，特別是陳寶琛，濃得來使他不耐煩。其實，認真地說來，師傅們有許多舉動，並不像是書生幹的。書生往往不懂商賈之利，但是溥儀的師傅們却不然，他們都很在行，而且也很會沽名釣譽。例如：『宣統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便有如下的賞賜紀錄：

賞陳寶琛 王時敏晴嵐暖翠閣手卷一卷

伊克坦 米元章真迹一卷

朱益藩 趙伯駒玉洞羣仙圖一卷

梁鼎芬 閣立本書孔子弟子像一卷

還有一張「宣統九年三月初十日」記的單子，上有賞伊克坦、梁鼎芬每人「唐宋名臣像冊」一冊，賞朱益藩「范中正夏峯圖」一軸。這類事情在當時是很不在少的，加起來的數量遠遠超過這幾張紙上的記載。溥儀當時並不懂字畫的貴賤好壞，賞賜的品目都由這些內行專家們自行提出。至於不經賞賜，借而不還的那就更難說了。

有一次在書房裏，陳師傅忽然對溥儀說，他無意中看到兩句詩：「老鶴無衰貌，寒松有本心」。使他想起了自己即將來臨的七十整壽，請求溥儀把這兩句話寫成對聯賜給他。看溥儀答應了，他又對他的同事朱益藩說：「皇上看到這兩句詩，說正像陳師傅，既然是皇上這樣說，就勞大筆一揮，寫出字模供皇上照寫，如何？」

這些師傅們去世之後，都得到了頗令其他遺老羨慕的美諡。似乎可以說，他們要從溥儀那裏得到的都得到了，他們所要給溥儀的，也都給溥儀了。至於溥儀受業的成績，雖然毓慶宮裏沒有考試，但是溥儀十二歲那年在一件分辨「忠奸」的事件上，却讓師傅們大為滿意。

洋師傅沐中國文化

那年奕劻去世，他家來人遞上遺摺，請求諡名。內務府把擬好的字眼給溥儀送來了。按例溥儀是要和師傅們商量的，那天溥儀患感冒，沒有上課，師傅不在跟前，溥儀只好自己拿主意。他把內務府送來的諡名看了一遍，很不滿意，就扔到一邊，另寫了幾個壞字眼，如荒謬的「謬」，

醜惡的「醜」，以及幽王的「幽」，厲王的「厲」，作為惡諡，叫內務府拿去。過了一陣，溥儀的父親載灃來了，結結巴巴地說：

「皇上還還是看在宗……宗室的分上，另賜個……」

「那怎麼行？」溥儀理直氣壯地說，「奕劻受袁世凱的錢，勸太后讓國，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斷送在奕劻手裏，怎麼可以給個美諡？只能是這個；醜！謬！」

「好，好好」載灃連忙點頭，拿出了一張另寫好字的條子來，遞給溥儀說：「那就……就用這……這個，「獻」字，這……這個字有個犬旁，這……這字不好……」

「不行！不行！」溥儀居然看出那是唬弄他，師傅們又不在跟前，這簡直是欺負人嘛，他又急又氣哭了起來：「犬字也不行！不行不行……不給了！什麼字也不給了！」

載灃慌了手脚，腦後的花翎跳個不停：

「別哭別哭。我找……找找上書房去！」

第二天溥儀到毓慶宮上課，告訴了陳寶琛。他樂得兩只眼睛又眯成了一道縫，連聲讚歎：

「皇上跟王爺爭的對，爭的對……有王雖小而元子哉！」

南書房翰林們最後擬了一個「密」字，溥儀以為這不是個好字眼，同意了。到後來從蘇洵的「諡法考」上看到「追補前過曰密」時，想再改也來不及了。但是這次和他父親的爭論，經師傅們的傳播，竟在遺老之間稱頌一時。

溥儀十四歲那年開始跟莊士頓學英文。莊士

頓一八七四年在蘇格蘭出世，牛津大學文學士，庚子（一九〇〇）年前後曾在香港任過港督秘書，也曾做過英國駐威海衛行政長官，在亞洲住了

二十多年，到過中國二十多個行省，會說流利的中國話，研究過中國經史子集和佛經，唐詩宋詞也頗能背誦，對於中國的風俗人情相當瞭解，他最得意的是中國四大名山，除了西嶽華山外全都去過，唯一遺憾是他寫的中國字却歪斜不整，毫無辦法。在名義上推薦莊士頓的是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其實則為李鴻章的三公子李經邁。（莊士頓入宮後，居然也是帝師的神氣，內務府在地安門油漆作一號租了一所合院住宅，給這位洋師傅住。莊士頓把這小院佈置得和遺老們的住宅一樣，一進門便在門洞裏可以看見四個紅底黑字的「門封」。一邊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另一邊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膝貂褂」。溥儀替他在西山的別墅題了一個「樂靜山齋」匾額，他立即把它高懸起來，並且穿了朝服在匾旁照了張相。同時改名志章，是引論語「士志於道」配合莊士頓的「士」字。大家叫他莊師傅他最高興。

在英國老家，莊士頓還建了一座五柳先生祠，並且把一個大廳闢出來專門陳列中國紀念品，包括溥儀和各王大臣送給他的禮品。

溥儀為洋老師莊士頓所舉行的拜師大典，係在民國八年三月四日舉行，地點也是在毓慶宮，由溥儀父親載灃和中國師傅們引見。首先按照接見外臣禮儀，溥儀坐在寶座上，莊士頓入殿，向溥儀行鞠躬禮，溥儀起立和他握手，他又行一鞠躬。

躬禮，退出殿外。然後再度進來，由溥儀向他行鞠躬禮，這就算是拜師禮了。

覲見禮和拜師禮一完成，莊士頓就在朱益藩陪坐下開始上課。溥儀懷着好奇而新鮮的心情來對待這位洋師傅，他發現這位洋老師並不可怕，他的中國話也很流利，要比陳寶琛的福建話和朱益藩的江西話好懂得多。

穿上西裝大出洋相

莊士頓大約四十歲出頭，顯得比溥儀父親蒼老，不過行動却敏捷靈巧。他的腰板很直，好像衣服裏面有鐵架子撐着。

有一次莊士頓拿了一些外國畫報來給溥儀看，這些畫報都是有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圖片，大都是顯示協約國軍威的飛機坦克大炮之類的東西。溥儀被這些新鮮玩藝吸引住了。莊士頓看出了溥儀很有興趣，就指着畫報上的東西給他講解，坦克有什麼作用，飛機是哪國的好，協約國軍隊怎樣的勇敢。起初溥儀聽得還有味道，不過只一會兒功夫他照例又煩了。他拿出了鼻烟壺倒在桌子上，在上面畫起花來。莊士頓一聲不響地收起了畫報，等着他玩鼻烟，一直等到下課的時候。還有一次，他給溥儀帶來一些外國糖果，那個漂亮的洋鐵盒子，銀色的包裝紙，各種水果的香味，讓溥儀大為高興。莊士頓就又講起那水果味道是如何用化學方法造成的，那些整齊的形狀是機器製造，溥儀一點也聽不懂，也不想懂。他吃了兩塊糖，想起了檜柏上的螞蟻，想讓他們嚐嚐化學和機器的味道，於是跑到跨院裏去了。這位蘇格蘭老夫子於是又守着糖果盒子，在那裏一直等到下課。

莊士頓教育溥儀的苦心，溥儀逐漸地明白了，而且感到高興，願意聽從。他教的不只是英文，或者說，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溥儀成爲一個他所說的英國紳士。溥儀十五歲那年，決心完全照莊士頓的樣子來打扮自己，叫太監到街上給他買一大堆西裝來，他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領帶像繩子似地繫在領子外面。當他這樣走進了毓慶宮，叫莊士頓看見的時候，他簡直氣得發了抖，叫溥儀趕快回去換下來。第二天，莊士頓帶來了裁縫給他量尺寸，定做了英國紳士的衣服。後來他說：『如果不穿合身的西裝，還是穿原來的袍褂好。穿那種估衣鋪衣服的不是紳士，是……』是什麼？他沒說下去。『假如皇上將來出現在英國倫敦，』莊士頓會對溥儀說，『總要經常被邀請參加茶會的，那是比較隨便但也重要的聚會，舉行時間大都是星期三。在那裏可以見到貴族、學者、名流，以及皇上有必要會見的各種人士。衣服不必太講究，但是禮貌却十分重要。如果喝咖啡像灌開水，拿點心當飯吃，或者叉子勺兒叮叮噹噹的響，那就壞了。在英國，吃點心、喝咖啡是 *Refrésiment*（恢復精神），不是吃飯……』

儘管溥儀對莊士頓師傅的循循善誘不能完全記住，他經常吃到第二塊點心就把吃第一塊時的警惕忘得一乾二淨，可是畫報上的飛機大炮、化學糖果和茶會上的禮節所代表的西洋文明，還是深深印進了溥儀的心底。從看歐戰畫報起，他有了看外國畫報的愛好。他首先從畫報上的廣告得到了衝動，立刻命令內務府給他向外國定購畫報上

那樣的洋狗和鑽石。他按照畫報上的樣式，叫內務府給他買洋式家具，在養心殿裝設地板，把紫檀木裝銅括的炕几換成了漆着洋漆、裝着白瓷把手的炕几，把屋子裏弄得不倫不類。他按照莊士頓的式樣，大量購置身上的各種零碎：懷表、表鍊、戒指、別針、袖扣等等。溥儀請莊士頓給他取外國名字，也給他的弟弟妹妹們和他的『后』

『妃』起了外國名字，溥儀叫亨利，溥儀之妻婉容叫伊莉莎白。溥儀模仿莊士頓那種中英文夾雜的說話方法，成天和他的伴讀者如此交談：『威廉姆（溥傑的名字），快給我 *Pencil*（鉛筆）削好……好，放在 *desk*（桌子）上！』『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今天）下晌叫莉莉（溥儀三妹的名字）她們來，*hear*（聽）外國軍樂！』說的時候，洋洋得意。但却聽得陳寶琛師傅皺眉閉目，像酸倒了牙齒似的。

總之，後來在溥儀眼裏，莊士頓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莊士頓使溥儀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裏最有學問的一位，恐怕連莊士頓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溥儀的身上發生這樣大的魅力。莊士頓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溥儀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價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溥儀因中國人用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莊士頓把英國兵營的軍樂帶進宮裏演奏之後，溥儀就更覺得中國的絲弦不堪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只因莊士頓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溥儀便把它剪掉了。因為溥儀剪了辮子，太妃們痛哭了幾場，師

傅們有好多天面色陰沈。後來溥傑和毓崇也藉口「奉旨」在家裏剪了辮子。那天陳寶琛面對着幾個光頭弟子，怔愣了好大一陣，最後對毓崇冷笑一聲說：「把你的辮子賣給外國女人，還可以得不少銀子呢！」

莊士頓讓溥儀接受了西方的知識並了解西方的許多事務，而莊士頓自己接受了東方古老中國的薰陶。他每次接受溥儀的賞賜，一定寫恩謝摺。當他獲得二品頂戴後，也和其他遺老一樣，上摺謝恩，下面便是這位洋老師的謝恩摺：

臣莊士頓跪
奏為叩謝

天恩事。宣統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欽奉諭旨：莊士頓教授英文，三年匪懈，著加恩賞給二品頂戴，仍照舊教授，並賞給帶膝貂褂一件，欽此。聞命之下，實不勝感激之至。謹恭叩謝

皇上
天恩。謹
奏。

這位洋老師在故宮中是頗受尊重的，不過他也有過不愉快，大概是在他入宮一月後，有一天他講了一段書，忽然轉過頭去，惡狠狠的向立在牆壁前的太監瞪了一眼，漲紅了臉，忿忿地對溥儀說：

「內務府這樣對待我，是很不禮貌的。爲什麼別的師傅上課沒有太監，惟有我的課要一個太監站在旁邊？我不喜歡這樣。我要向徐總統提出來，因爲我是徐總統請來的。」

他的抗議立刻生效，所以他也沒去找過當時

的北政府總統徐世昌。

莊士頓和故宮內務府的人們相處不洽是千真萬確的。原來那時故宮的開支仍然十分龐大，民國優待條件裏所應付的經費却年年拖欠，內務府爲了張羅費用，每年都要把宮中的古玩字畫金銀瓷器拿去變賣抵押。這裏面自然有許多弊病，而這些弊病是內外串通，祇瞞小皇帝一個。莊士頓是個外國人，當他知道這些弊病後，就去向溥儀拆穿，有一次內務府要賣掉一座有一人高的金塔，莊士頓曾告訴溥儀，宮中的藝術品，其價值不是以藝術品本身的金銀重量計算，可是內務府却以重量若干出售回來報賬，這簡直是天大的笑話。莊士頓就對溥儀說：「除非是傻子和瘋子才會這樣做。」所以這回溥儀知道內務府要賣金塔，就把內務府的人叫來，問他們如何賣法，回答果然是照金子的重量出售，溥儀大爲震怒，拍着桌

子說：「傻子和瘋子才會這樣做！你們難道就沒有一個聰明人嗎？」內務府知道是這位洋老師告的狀，就想對付他，他們把金塔抬到莊士頓家裏，說是皇上要請他代爲出售，怎知莊士頓不吃這一套，大發脾氣說：「如果你們不抬走，我馬上奏明皇上！」內務府的人自認鬥不過他，祇好又乖乖的把金塔抬走。莊士頓在清宮中只有一件事使他頭痛，那就是應付不完太監們的「討賞」。太監們對他也像對其他老師一樣，甚且因爲他是洋老師討賞討得更厲害，不但每天給他斟茶倒水的懋勤殿太監不放過他，連看門的或是帶路的太監也經常向他伸手，洋老師吃不消，曾經爲此大發牢騷。

溥儀十七歲結婚後便算漢英兩門學科都畢業了，莊士頓被派去管理頤和園事務，直到民國十三年，溥儀被趕出紫禁城，莊士頓才結束了清宮中的職務，回到英國。



溥儀的洋師傅莊士頓，雖然是英國外交官，但却極喜穿着滿清官服。